

歌剧界的“漫威”瓦格纳歌剧首度广州“靠岸”

# 中外艺术家联手 演绎“漂泊的荷兰人”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5月5日、7日两天，由许忠执棒，托德·托马斯、和慧领衔主演的瓦格纳三幕歌剧《漂泊的荷兰人》，将“靠岸”珠江畔，在广州掀起歌剧巨浪，为歌剧爱好者们奉上原汁原味的瓦格纳体验。这也是瓦格纳歌剧首度在广州完整上演。

→美国男中音歌唱家托德·托马斯出演幽灵船长



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慧饰演女主角森塔

瓦格纳的歌剧作品一向被认为篇幅大、演出难、艺术成就高，从演出者到欣赏者都面临挑战，世界著名歌剧院也都以演出其作品为荣。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讲，瓦格纳的音乐世界也像一个圣殿，辉煌却难以接近，因此，很多音乐爱好者对瓦格纳的音乐长时间停留在对其歌剧序曲的欣赏上。

如果要选一部入门瓦格纳音乐世界的歌剧作品，当首推《漂泊的荷兰人》，这是

## A 经典故事 《加勒比海盗》以它为原型

理查德·瓦格纳是1813年生于德国莱比锡的浪漫主义时期德国作曲家、指挥家。1833年，其创作了歌剧《仙女》，正式开启音乐家生涯。1843年，《漂泊的荷兰人》在德国德累斯顿歌剧院首演，瓦格纳声名鹊起。之后，瓦格纳陆续创作了《唐豪瑟》《罗恩格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尔》等作品。

瓦格纳是继贝多芬、韦伯以后，德国歌剧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普罗大众也许从未听过瓦格纳的歌剧，但一定听过瓦格纳的音乐——那首伴随无数新人步入教堂的《婚礼进行曲》便出自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第三幕。

另外，瓦格纳的歌剧有独特音乐特点——瓦格纳用歌剧构建了一个幻想中的世界，这个世界

有自己的哲学与规则，自成体系，类似于当今漫威公司打造的“电影宇宙”的概念。

此次在广州大剧院上演的《漂泊的荷兰人》于1843年1月2日首演于德累斯顿。故事取材于海涅于1833年创作的文学作品。

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是《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的故事来源。瓦格纳最初编写的剧本，以德国诗人海涅的散文故事作为蓝本，讲的是一群因受到诅咒而长期在海上漂泊的船员的故事——主人公幽灵船长荷兰人因为笃信人定胜天，不怕狂风暴雨也要驶向目的地，最后触怒天神受到诅咒，只能终日驾驶着他的幽灵船在海上漂荡，每七年才能上岸一次。而且荷兰人还无法通过死亡获得解脱，除非有一个真心爱他的女人出现，诅咒才能解除。



合唱团化身幽灵船长唱起咏叹调

## B 入门首选 随着音乐的流淌讲述故事

凸显瓦格纳个人风格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是一部关于被孤立的寂寞英雄的心理剧，同时也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魔幻剧。

这部作品里，文学与音乐盘根错节的艺术关联、人声与管弦乐完美融合的创作手法、爱情与命运交织的情节冲突、牺牲与拯救的深邃哲学命题、阴郁迷幻的音乐色彩中偶尔流露的轻松优雅格调……不仅让它成为瓦格纳的创作走向成熟时期的歌剧力作，也成为其向“乐剧”理想迈进的第一步。

作为瓦格纳创作的最短的一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亦是最容易被乐迷们接受、理解和喜欢的一部剧作，神出鬼没的幽灵船、大海的呼啸、风车纺车的转动……所有的故事，都在流淌的乐声和歌声中被娓娓诉说。1841年11月，瓦格纳完成该作品，他在总谱最后一页写道：“在穷困黑夜之中，通过荆棘之路走向光明世界。”

## 舞美震撼 红色巨轮“从天而降”

此次广州上演的《漂泊的荷兰人》，由上海歌剧院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联合制作。2018年，在著名指挥家、钢琴家、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的执棒下，该版本先后亮相于德国埃尔福特剧院与上海大剧院，曾凭借极具电影感与德式冷峻工业风的舞美设计、艺术家们融合而精湛的演绎，赢得观众的热烈反响与歌剧界及专业媒体的赞誉。

《漂泊的荷兰人》讲述的是海上的故事。船，成为这部歌剧中不可或缺又引人瞩目的道具。演出中，观众将看到红色的巨轮“从天而降”，合唱团则化身幽灵水手，在船舷上唱响漂泊海上的思乡之歌。

空间有限的剧院舞台如何装得下这艘巨轮？在“不可思

议”的背后，隐藏着剧组许许多多“玄机”。

据舞美设计师汉克·欧文·基尔特透露，这艘船并非“钢筋铁骨”，而是由硬质帆布搭建而成。为了保持造型，里面用了钢铁的骨架。因此，这艘从正面看上去很完整的大船，实际上是被截断了的，只有前面的一半。“这是为了减轻重量，方便运输和搭建。”汉克解释。为了让观众看起来有整条船的感觉，船身并没有在最宽的地方终止，而是多做了由宽渐窄收窄的一截，让正面的视觉更有延伸感。

不过，即便只有“半截”，这个大家伙也有7米高、10米长。为了演出的效果，这艘船会在剧中从天而降、前进后退，整个舞台效果十分雄伟壮观。

## 中外联袂 和慧首秀全本瓦格纳

瓦格纳歌剧对演唱者来说是一种全方位、无死角的挑战——他的很多歌剧作品没有咏叹调与宣叙调的清晰界限，每一句都具挑战。其作品对演唱者要求之高，甚至催生出“瓦格纳男高音”“瓦格纳女高音”这样专门的分类。

身在乐池里的乐手们也逃不过考验，其作品音符密集、乐队规模庞大，常常让指挥和演奏员们都精疲力尽。

这一次，出演幽灵船长荷兰人一角的演员是美国男中音歌唱家托德·托马斯。托德·托马斯被歌剧界与评论界认为是当今北美舞台上最具魅力的威尔第男中音之一，也是美洲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其擅长演绎里戈莱托、卢纳伯爵、法尔斯塔夫、亚芒和麦克白等角色，几乎涵盖了所有典型的威尔第男中音角色。

2016年9月，托马斯在北卡罗来纳歌剧院上演的《莱茵的黄金》中，饰演尼伯龙根的侏儒阿尔贝里希；2018年3月至5月，托马斯在埃尔福特剧院的《漂泊的荷兰人》中饰演幽灵船长荷兰人，对此角色已颇具心得。

而此次《漂泊的荷兰人》中

的女主角森塔，将由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慧担纲。作为迄今为止唯一同时受邀于世界六大顶级歌剧院的中国歌唱家，和慧被称为“中国给世界歌剧最大的礼物”，她在二十多年歌剧生涯中不断挑战自我。本次广州出演《漂泊的荷兰人》将是她首次演唱瓦格纳全剧。

业内皆知，和慧对于作品的挑选是出了名的谨慎。她认为什么时候该演什么作品，急不来，只能耐心等待。多年前，邀她出演“中国公主”图兰朵的剧院络绎不绝，然而她至少拒绝了20家，直到2019年才第一次演这个角色。

能听到和慧演唱此前鲜少尝试的瓦格纳歌剧，这对乐迷来说是惊喜，于和慧来讲，同样是岁月的馈赠：“意大利歌剧院，乐队好像在给歌唱家伴奏，但在瓦格纳歌剧里，人声就像是一件与乐队交织的乐器，这对声音的力度、强度和技巧要求都很高，你要不断了解自己、挖掘自己，才能掌握好这件乐器。我很高兴，以现在的年龄和阅历，我最终能尽情地展现充满戏剧性的瓦格纳作品了。我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我现在的声音非常适合演唱瓦格纳歌剧！”

E-mail:hdxxs@ycwb.com

# 大雁快飞

□申平

白露才过几天，一场寒潮突袭了草原。家住草原边缘的李进，一大早就被他多吼起来，让他跟着去捡牛粪。

一出门，18岁的李进就冻得直哆嗦。他背上背篓，拿起粪叉，咬牙跟爹往草原方向走。他今年高考失利，爹不让他复读了，说，现在上了大学也是自己找工作，还不如早点在家干活呢。

翻过山岗，就到了草原。风更猛烈了，人哈出的气立即变成了白雾，又在唇边结成了冰粒。今年的天气也太反常了！

天渐渐亮了，路两侧已经枯黄的草地上，开始出现了一堆堆、一溜溜黑乎乎的东西。爷俩各自走到路的一侧，开始捡拾那些湿的和半湿不干的牛粪，捡满一篓，就找个高岗倒出、摊开，接着再捡。这活李进老早就干过，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烧牛粪，牛粪成为人们争抢的东西。这些年包产到户了，庄稼的秸秆都烧不完，已经没人捡牛粪了。但是爹仍然要捡，他是要留着喂牲口家里的羊呢。

捡了几天牛粪，身上已经开始发热了。李进忽然发现，在一

处低洼的地方，卧着一片灰白色的东西，好像是一群羊。走近了才看清，哪里是羊，分明是一群大雁，一只只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咦，这群大雁见人怎么不飞走呢？李进走过去喊了几声，又用粪叉去碰，雁群依然不动。李进忽然明白过来，这些大雁是被突如其来的寒潮冻死了。

李进立即放下背篓，跑上高岗，挥手喊他爹。他爹快步走过来，看到一地死雁，立即高兴地叫起来：“啊呀，发财了！”他过去挨个踢着大雁，然后扔下背篓，对李进说：“你在这里看着，别让别人抢去。我回去赶车，咱拉回去，能卖好多钱哩！”

看着爹连跑带颠地走了，李进的目光又落在那些大雁身上。大雁有的两只靠在一起，有的单独趴着；有的脑袋插在翅膀里，有的耷拉在地上。他弯下腰，用手摸着它们，小声嘀咕：“你们怎么就冻死了呢，真是太可惜了。”

李进从小就喜欢大雁。听说这鸟生活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每到秋天来临，就可以看见它们一群群从头顶上空飞过。奇妙的是，它们有时会排成“一”字，

有时又排成一个“人”字。有时候，它们会在草原上歇歇脚，以前有猎人乘机猎杀它们，但这些年提倡保护动物，已经没人敢捕杀它们了。

他开始把大雁往一起堆。每捡起一只，都会仔细观察，他觉得这么大的家伙竟然可以在天上自由飞翔，真是不可思议。现在即便死了，它们还是那么美丽迷人。

一共35只大雁，李进一只只地抱到土坎下，挤挤挨挨地形成一大堆。望着这堆大雁，李进想，它们很快就会变成老色手里的钞票，成为人类的口中食、腹中餐，竟然有点心疼。不过他又想，反正它们已经死了，这也许是个机会，可以乘着老色高兴，和他商量一下自己去复读的事情。

望着这群大雁，李进心中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同学，想到大家在操场上走步、唱歌的场面。一场高考下来，他们有的展翅高飞了，有的也遭遇了严寒，比如自己……李进心中不由泛起一阵酸楚。

忽然，他发现一只大雁似乎动了动一下。他急忙扑过去，伸手去摸它，透过羽毛，他感觉到它

的身体还有温度；再摸别的，好像也在回暖。哦，大雁并没有死，它们只是被冻僵了！现在它们被集中到背风的坎下，就又缓了过来。李进心中一喜，但是马上又心一沉：如果大雁跑了的话……

这时候，李进知道自己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上前去扭大雁的脖子，只要抓住用力一扭——家里杀鸡、杀鸭都是这么干的。他提起一只大雁，比划了一下，却下不了手。这么美丽的鸟儿……先不说国家提倡保护动物，就是没提倡，也不能随便杀生呀。想到这里，李进把心一横，脱下手上的羽绒服，盖在了雁群上面，他瑟缩着身子，跺脚大喊：“大雁大雁，快快醒来，快快醒来！”

大雁真的开始一只只动起来。先醒来的大雁看见李进，显得惊慌失措，开始四散奔逃，但是它们行动笨拙，一时无法起飞。这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两只野狗，扑过去追咬大雁。李进急忙拿起粪叉，喊叫着过去打狗，又扔石头把它们撵得远远的。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大雁已经全部苏醒了。它们聚在一起鸣

叫着，好像在商量事情，看见他

来，忽然一起扇动着翅膀奔跑起来，接着一只只腾空而起，越飞越高。但是在它们并没有马上飞走，而是在李进头顶上绕了两圈，嘎嘎地叫着，似乎在向他表示感谢。

李进从地上捡起羽绒服，也开始在草地上奔跑起来。他挥舞着衣服，大声地喊着：大雁大雁，快点飞吧，高高地飞吧，飞到南方去吧！

跑着跑着，李进突然停住了。他看见他爹赶着一辆毛驴车，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他立刻骂了，什么也没说，穿上衣服继续去捡牛粪。他知道，今天的一场打骂是避免不了啦，复读的事情也别提了。他霎时感觉心里凉了凉。

奇怪的是，这天爹什么也没说。晚上娘告诉他：“你爹同意你去复读了。”看着惊讶的李进，娘又说：“你爹说，你早上放飞大雁，在草地上又跑又叫的样子挺稀罕人的。他觉得你很有爱心，也应该让你像大雁一样高高地飞。”

啊，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结局。李进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

# 人不可貌相

□陈青延

老家农村有一个远房堂叔，鼻尖上长着一块尖细的肉，像一个小蘑菇，村里不少人都叫他“钩鼻子”，也有人喊他“猪鼻子”。村外有懂得相学的人看了，都说我堂叔一准是个狡猾又自私的人。

用农村人通俗一点的话说，堂叔就是一个非常“怪气”的人，很会占便宜，遇事从不吃亏。事实上，我觉得堂叔确实是这样的人。

就遇上村里人操办红白喜事请他去喝酒的时候吧，他每次都在上座吃饭之际，瞄准女人和小孩多的酒桌去落座。因为女人和孩子一般都不抽烟，这样，每次他都可以把东家放在餐桌上的人手一包的香烟名正言顺地全部占为己有。

亲戚朋友和村里乡邻每每看见我堂叔这样做之后，总会跟他开玩笑说：“钩鼻子，你家里是不是缺钱用，要拿着烟去卖钱？或是拿去小卖铺兑换日常用品？”

堂叔却只是“嘿嘿”笑几声，回

敬说：“女人和孩子都不晓得抽烟，别让他们浪费了。”可究竟他是拿去卖了钱还是兑了日常用品，却一直没有人知道。

堂叔不但会占这些“小便宜”，还会非常聪明地拒绝一切毫无意义的应酬与交际。

那年冬天，堂叔被选上村民小组长。镇上有同学想趁机敲他一笔，给他打电话说要带上几个哥们，到他家来吃上一顿，以示祝贺。堂叔接到电话后，脑子一转，马上回同学说自己不在村里，正在县城推销农产品，一时半会回不了家——这自然是婉拒同学的谎言。所以，我这个“钩鼻子”堂叔在大家的印象中，就是个会玩心计的“抠门鬼”与“铁公鸡”。

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堂叔却因为坚持开源节流、勤俭治家，早早地发家致富，成为村里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如今，堂叔已经七十有余，不久

前卸去了村民小组长一职。一天傍晚，村干部来到我堂叔的村里进行现场办公，当他们走上一条渠道上勘察，计划修建一座桥，却为修桥还缺几十万元的资金犯起了愁。有人当即提出，是不是可以去找富裕户“钩鼻子”捐点款？但马上又有村干部站出来，说：“钩鼻子”一生都“抠门”，可不一定肯捐款。

恰巧这时，我堂叔远远看到村干部们在渠道上勘察，已猜到是在研究修桥的事，便赶过来对村干部说：“桥通路通百业兴。为方便孩子上学，方便农产品外运，方便村民出行，这里早就应该修座桥了。”他还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农行卡，连密码一起交给了村干部：“我想捐款修桥。这张里有12万元，你们取出来修桥吧！”

这时，火红的晚霞正像美丽的锦缎一样，覆盖着整个村庄。在云蒸霞蔚中，堂叔的身影被映成了一幅绚丽的色彩画。



东莞生态林 姚泽林 摄

# 婚礼如期举行

□周云海

俊俊一米八的挺拔身材，品性温良、诚实，公司同事们尤其是年轻美眉们都喜欢他。梦齐和她的闺蜜雪儿同时对俊俊芳心暗许，但最终还是聪明热情的梦齐成了俊俊的女朋友。雪儿心里虽有遗憾，也为闺蜜祝福。

恋爱在甜蜜中快速转入婚嫁轨道。二人正择期办婚礼，还预付了酒店婚宴定金，不料婚礼却生变故。

先是梦齐要求俊俊与其父母共同居住的那套唯一的两室两厅房子卖掉，另行购置一套功能齐全、空间宽敞的新房做婚房，并要求在房产证上写上她的名字。俊俊不肯，责问道：“你这样让我父母睡哪？马路上吗？”

最终双方作出让步：俊俊父母暂时住到了他们夫妻俩的老丈母娘家，那套两室两厅的房子重新装修做婚房，但梦齐不能再要求在房产证上加名字。

俊俊父母亲力亲为地采办各种装修建材、辛辛苦苦地督工施工，婚房终于竣工了，但梦齐却拖延着迟迟不肯去领结婚证。

时值俊俊外婆病危住院，俊俊便借机对梦齐说：“我们马上去领结婚证吧，让外婆开开心心。”梦齐回复：“你与外婆说，我们已经领结婚证了。”“外婆要想看我们的结婚证怎么办？”梦齐反应很快：“就到网上去弄一张假证，哄哄外婆不就行了。”

俊俊被梦齐大胆的想法噎住了，只觉得眼前的恋人有些陌生……

原来，梦齐还是想要在房产证上加她名字才肯去领证。她还要求俊俊答应婚后把工资卡交给她掌管，并说：“你妈妈住在外婆那幢旧房子里，以后我们生了孩子，那种环境怎么能让你妈妈带好我们的孩子啊。”

凡此种种，俊俊和他父母终于如大梦醒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于是在婚宴定金已付的情况下，俊俊还是决定与梦齐分了手。

守着倾尽财力和精力、按照梦齐的要求装修好的空壳婚房，俊俊变得有些沉闷……

此时，作为闺蜜和同事且同样在心里默默喜欢俊俊的雪儿姑娘，对俊俊与梦齐恋曲、婚事的转变完全知情。她依然喜欢俊俊，更被俊俊父母为儿女幸福作出巨大牺牲的感爱所感动，于是她悄悄走近，给沉沦中的俊俊送去慰藉和鼓励……

有人议论，这还算乘人之危，不高尚，也不仗义，但雪儿说：“幸福是自己的……”别人怎么说，任由他们罢，正如梦齐的“三观”和追求，也自有旁人评断。

当雪儿提出愿意与未来的公婆同住两室两厅的屋檐下的想法，俊俊向她求婚了。

没有其他世俗的附加条件，俊俊的婚礼如期举行。